

泉州鲤城

文史资料



第 13 辑

(总第 31 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泉州市鲤城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泉州鲤城文史资料

第 13 辑

(总第 31 辑)

主编 许 忠
编辑 傅金星
林南生
洪鹤年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泉州市鲤城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

编 辑 凡 例

一、本刊仿照全国政协编辑《文史资料选辑》的先例，从征集的史料中，选载与鲤城区直接或间接有关的历史资料。

二、本刊出版的目的在于保存和积累历史资料，并推动撰写资料工作的开展。所选的资料大都是撰写者亲身经历和见闻，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但由于每个人都有一定的局限性，所述史事可能不尽翔实，观点可能不尽正确，因此，本刊只在内部作为不定期刊物发行，以供有关方面研究地方史时的参考。

三、本刊所选的材料，包括从建国前到改革开放以来各个时期的政治、军事、经济、文教、科技、社会、华侨、民族、宗教、人物等各个方面的资料，依据北戴河会议精神，侧重转移以经济、科技、教育、文化等为重点，建国后资料坚持“三亲”，不必求全，不作综合编写，不拘体裁，只要有史料价值，都可选入。

四、本刊所发表的资料，欢迎阅者提出补充与订正。

五、本刊对来稿可加以选录、删节和文字上的修改，也可多篇合并整理。

目 录

江总书记来到我的中间	陈日升(1)
李总理观赏泉州民间文艺	陈日升(3)
闽台血缘一脉通	陈永安(5)
泉台民间的“王爷”崇拜	林胜利(11)
闽台地震活动的点滴资料	李善全(19)
一本海峡两岸共识的画集	
——读《曾良奎画集》有感	阮传发(22)
海峡师情重 沧桑七十年	瞰 青(24)
泉台关系源远流长	林怡人(31)
台湾南鯤鯓代天府见闻	郑国栋(42)
南曲,动人魂魄的乡音	陈志泽(49)
泉台缘源拾贝	林南生(52)
《戴火炎先生太祖拳谱》记	周焜民(62)
蔡国强与泉州	陈日升(69)
北舞南风会古城	
——记 '95 中国泉州广场民间文化艺术节	
.....	蔡湘江(74)

195 中国泉州广场民间文化艺术节

- 广场民间舞蹈艺术座谈研讨会纪略 … 蔡湘江(77)
- 略录述 1994 年泉州两次国际性的文化活动 ……………
- …………… 骆 飞(82)
- 郑成功的故乡—石井 …………… 郑祚声(95)
- 俞大猷在泉州遗迹二三事 …………… 陈 恕(99)
- 革命风雷烈 单骑闯泉州
- 我在解放泉州的一段经历 …………… 傅泉淙(102)
- 王仁杰委员的发言
- 保护文化资产刻不容缓 …………… (107)
- 蔡鼎常与台北市晋江同乡会 …………… 沈玉水(109)
- 泉州民间的观音信仰 …………… 虞 诚(114)
- 略述艺术节 …………… 骆庆文(122)
- 泉州(鲤城)台湾关系史话 …………… 陈一鸣 洪鹤年(128)

江总书记来到我们中间

陈 日 升

1994年6月24日傍晚5点50分,接到市委电话紧急通知:重要任务,7点半演出。略作布置,我立刻奔赴演出场地。这几年泉州程控电话普及化发挥了作用,艺术科小吴在电话机前调兵遣将,市委几部车派来听任调遣,备演就是一场争分夺秒的战斗。7点20分,演出人员全部化装好到位,民族乐器调弦完毕,一切就绪。

全国新闻电视联播节目结束,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央、国务院和省市领导陪同下,满面笑容,健步走进下榻宾馆的小演出厅。全体演职员兴奋得鸦雀无声,向总书记行注目礼。江总书记一坐定,演出马上开始。我站在小舞台侧前地面,充当即兴式节目主持人。

省艺校南音专业班19名十三四岁的孩子,演奏了难度颇高的古典名谱《梅花操》;老艺术家黄奕缺表演了拿手好戏《驯猴》;南音新秀李白燕表演了清唱《暗想暗猜》;优秀青年演员夏荣锋表演了木偶小品《钟馗醉酒》;歌剧团男女演员还即兴演唱了闽台歌曲《爱拼才会赢》。江总书记时而全神贯注地倾听南音乐曲,时而为木偶艺术家的精彩表演拊掌大笑,时而侧身向省市领导询问闽南方

言歌词一些词眼的意思，兴致勃勃。

当我们在报幕时穿插报告，泉州在改革开放以来，举办了五届国际南音大会唱、两届国际木偶节，展开国际文化交流，促进经济发展；报告泉州有一百所中小学开了民族音乐南音课；报告国际文艺界评述中国的木偶是世界木偶的喜马拉雅山脉，泉州木偶称珠穆朗玛峰时，江总书记发出会心的微笑，鼓掌表示赞许。

演出结束，江总书记一行欣然同全体演职员合影留念。闪光灯一歇，江总书记高兴地与围拢在身旁的艺术家们亲切交谈。黄奕缺和王大浩分别代表本剧团向江总书记递送了自己刻制的木偶头和尺八洞箫，敬请留作纪念。江总书记与黄奕缺握手说：“演得很好”，还询问了去年福建艺术团访朝为金日成主席演出的情况。抽动木偶头的头线，木偶眼睛眨动，江总书记说：“噢，眼睛还会动。”这管洞箫十目九节，是标准的唐式泉州尺八洞箫。江总书记仔细询问了尺八洞箫与北洞箫的异同，并即兴吹奏了几个音阶。他又说：“吹洞箫要心平气和。”说着坐下来反复把玩，小试清音，兴味盎然。这时候，摄像摄影记者们急起来了，要求围拢住江总书记的文艺家们让出一条视线走廊。一时钨灯通明，镁光灯闪烁不息。江总书记又凝神试吹了一阵，站起来高兴地说：“带回去吹，带回去吹。”

江总书记在泉州期间，考察了开元寺、老君岩两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参观了弘一法师纪念室。江总书记做了重要指示，要求泉州通过发挥文化的优势，增强海外港澳台侨胞的认同感，以此推动经济技术和贸易合作。

泉州文艺界纷纷表示,要以江总书记的关怀为动力,继续大力弘扬民族文化,创造更多的艺术精品,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以高尚的精神感染人,让泉州文化更好地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服务,为祖国的统一大业服务。

李总理观赏泉州民间文艺

陈 日 升

2月6日,泉州人民还沉浸在新春佳节欢乐祥和的气氛里。晚八时,李鹏总理一行在省委书记贾庆林,省长陈明义,省委常委、秘书长黄文麟和泉州市领导陪同下,健步走进了下榻宾馆的小演出厅。

木偶大师黄奕缺表演的提线木偶小品《济公》,栩栩如生,先声夺人。继而南音乐团的艺术家用奏出了典雅优美的《梅花操》,全场凝神聆听。为了营造晚会的宽松愉悦气氛,市领导让笔者充当即兴式司仪。当介绍到“南渡衣冠留晋俗”,泉州先民从中原迁来,长期保存着汉民族优秀的戏曲、音乐传统时,李鹏总理颌首微笑表示肯定。“千古绝唱,绕梁三日”。南音演奏家王大浩表演毕,把自己制作的唐式尺八洞箫敬赠给总理留念时,李鹏总理高兴而轻捷地从座中站起,接过洞箫,吹奏出一节通俗优美的旋

律，转过头笑着对大家说：“竖吹洞箫横吹笛！”

首长们坐定，黄奕缺再度登场，表演拿手好戏《驯猴》。李鹏总理专注地观看表演，不时发出会心的微笑。当我们介绍泉州木偶戏多次在国际偶坛为国争光，外国艺术家评说“中国木偶是世界木偶的喜马拉雅山脉，而泉州木偶是珠穆朗玛峰”时，李鹏总理拊掌大笑，演出大厅里洋溢着一派欢愉的气氛。

最后一个节目是高甲小戏《管甫送》片断。我们介绍，一些台湾文化界朋友看了《管甫送》，曾询问是不是依照形势新编的。其实这是清代故事，解放前就广为流传，反映了泉州和台湾的血缘和亲情，一脉相承，永远割不断。总理听了，兴致很高，一边看戏，一边转眼仔细看字幕，了解剧情。

短小精悍的几个节目演毕，总理一行欣然同艺术家们一一握手致意，合影留念。总理一行步出演出厅，艺术家们目送总理的背影，还在兴奋地回味着总理一言一笑，回味着终生难忘的这场演出。

闽台血缘一脉通

陈 永 安

在从台湾返回大陆探亲的人流中，你可以发现，操福建方言的家乡人总是居多数。他们不约而同地登上了同一个车厢、船舷、机舱，向着同一个目的地——福建进发。他们有的手捧“保生大帝”，来到龙海县角美镇白礁慈济宫引香火，并虔诚地向老家旧庙的“保生大帝”进香跪拜；有的来到莆田县湄洲岛“妈祖庙”，烧香祭神；有的风尘仆仆而来。为的是赶到祖家吃一口年饭；有的带着满身疲惫，为的是赶在清明时节，在祖坟前进一炷香，叩一下头，捧一抔土放在墓身上。当然，还有更多的是，为着寻根访祖，到年迈的双亲面前，尽一点点孝道，看一眼既熟悉而又陌生的家乡风貌和故里亲朋好友……

台湾宝岛闽籍子孙何其多也！

1926年台湾人口调查表明：全台湾汉族人口三百七十五万一千六百人，祖籍福建者有三百一十余万，占百分之八十三强。其中，泉州府籍占百分之四十四点八，漳州府籍占百分之三十五点一。1984年，台湾当局公布的台湾省人口数字再次表明，福建籍人仍占台湾人口的大多数，台湾现有一千八百万人口中，祖籍福建者就占百分之八十二点五。

福建人勤劳、勇敢，吃苦、耐劳，素怀远涉重洋、拓荒创业之大志。

福建人是什么时候开始移居台湾的？

据已发现的较为确切的文字记载，大致可早推到北宋。北宋宣和六年（1124年）进士苏钦为本家谱《德化使星坊南市苏氏族谱》所写的序言，内称：

“（苏氏家族）分于仙游南门、兴化涵头、泉州、晋江、同安、南安塔口、永春、龙溪、台湾，散居各处。”

德化，是闽中地区偏处内陆的县份。在福建，地处濒海，甚至与台、澎近在咫尺的地方，不在少数，因此，人们完全有理由猜想，还有比德化苏姓更早徙居台、澎的人。

连横在其《台湾通史》中提及一个人物，名叫施肩吾，此人是诗人，又是道士，隐居不出仕，世称“华阳真人”。他籍居睦州分水（《台湾通史》误作“汾水”），即今浙江桐庐西北。他在唐宪宗元和元年（806年），带领一批族人移居澎湖。他有一首诗《岛夷行》（《台湾通史》写作为《题澎湖》）这样写道：“腥海边多鬼市，岛夷居处无乡里。黑皮年少学采珠，手把生犀照咸水。”（见《全唐诗》第494页）

另外，还有不少文章喜欢引用的话，那是《三国志·吴志·吴主权传》的记述：黄龙二年（230年）“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澶洲。”夷洲，是隋朝以前对台湾的称呼，澶洲，即澎湖列岛。

福建，属三国吴地，而且，比起浙江桐庐来，距离台湾显然近得多。因此，上面所举述的两段史事，似乎可以作为探究“福建人于北宋前移殖台湾说”的一点依据。

明朝末年以前，福建人称拓台湾，一般是零散、个别、小规模，而且，其中还有一些是为求避罪、逃难而冒死入岛的，因此，史籍记载极少，以致于我们今天不得不求助于民间谱牒，来探究移殖台湾的起始时间。

明朝末年之后，那情况就大不一样。如果说，这之前，福建人只是因境遇所迫，不得不离乡背井，冒大风险，登上台、澎湖寻生路；那么，这之后，到台湾去，已渐渐成为福建人求发展、创家业，开拓新境界，实现新抱负的发展之路，人数比以往多，规模也比以往大，于今在台湾的福建子孙，大多数是这时期迁殖而繁衍的。

大规模的移殖，是从明朝天启年间开始的。那时候，颜思齐（福建海澄人）、郑芝龙（南安石井人）等共 28 个，受不了日本幕府和领主的双重压榨，因谋起义事泄，被日本德川幕府追捕，一齐逃入台湾。他们扎根拓荒于台湾，又招募福建灾民入台垦殖，移民多达数万。

民族英雄郑成功驱除荷兰侵略者收复台湾之后，福建又出现一次移台高峰。据一般估计，这次移台多达一二十万。

这次东迁，是清政府迫出来的。清政府居心叵测地企图切断入台的郑成功所部与大陆的往来及物资的沟通，实行“迁界”。即在濒海各县地面划线为界，“尽迁其民入内地，斥为空壤”。

“迁界”政策的结果是，使逼迁的百姓无地可耕，无家可归，无以为生，不得已冒险东渡，在郑成功政权下拓殖台湾，劈开一条生路。

《台湾通史》在叙述第二个迁台高峰时这样写道，“其时航海而至者十数万人，是皆赴忠蹈义之徒，而不忍为满洲臣妾也。”接着，又写道：“永历三十四年，嗣王经，弃金、厦，来者尤众。”南明永历三十四年，就是清康熙十九年（公元1680年）。

大约在清乾隆至嘉庆年间，福建出现第三个移台高峰。从康熙开始，清政府曾实行长达半世纪的“海禁”，禁止大陆百姓东渡入台。然而，禁而难止，内陆面姓，偷渡者接踵，到了乾隆中期，乾隆皇帝准了福建巡抚吴士功《题准台民搬眷赴台疏》，“海禁”逐步破产。

《台湾通史》在记述此中情况时这样写道：“疏入，从之。于是至者愈多，拓地愈广。及嘉庆十六年，有司汇报全台民户，计有二十四万一千二百十七户，男女大小凡有二百零三万三千八百六十一口，而土番不计也”。接着，《台湾通史》编著者估测：“台湾之人，漳、泉为多，约占十之六七。”

综观这三次移台活动，我们可以归纳如下几点：

移台人数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有的携妻挈女，举家东渡，有的连带弟妹、伯叔、妯娌同程，有的串联亲属，同乡、亲朋好友为伍。到后来，甚至连那些生活比较稳定的小官吏、商贩、私塾先生、医生、手工业者、手艺人、和尚，也跃然入台。这些人在大陆的生产是较有着落的，他们不必要也不太敢像灾民、难民、被追捕者、犯案人那样顶风险，这些人的移居，至少说明，各地定居在台湾的人多了，生活上用得上这些人，而且也说明，定居台湾的安

稳，足可以解除这些人的忧虚。

吴士功在《题准台民搬眷赴台疏》中提及初期殖活动的情况：“从前俱于春时往耕，西成回籍，只身来去。”比起这初期的拓垦活动来，后期的移垦，可以说是大大地跃前一步了。初期，只是半定居，而且，又只是“只身来去”，当然大大不如举家落户和群体活动的耕作效率。

移台热潮之势不可挡，迫使官方也不得不表示支持。郑芝龙招集福建百姓进台湾，“人给银三两，三人给牛一头，用船舶载至台湾”，就是得到当时福建巡抚熊文灿支持的。雍正十年，广东抚臣鄂尔达奏请：凡有妻子在内地者，许呈明给照，搬眷入台。此时，海禁尚未解除，能准许垦民回籍携眷入台，也算是难得的。直到乾隆二十五年吴士功上疏，同治十年巡阅台湾船政大臣沉葆楨奏折，都说明海禁之不得人心，连朝臣也忍不住要替百姓说说话了。

移垦百姓的增多，尤其是群体移民的日渐增加，使结集同守和同乡，聚承于一地，成为可能。如果把这样的结集聚居认为只是封建守族观点和狭隘感情的反遇，那是错误的。百姓过海渡洋，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榛狂之地，为了防范，也为了群策群力拓垦荒岛，结群聚居当然是十分必要的。

长泰县江都寨百姓于明朝年间开始拓殖台湾，他们聚居于台南小脚腿、双溪、台北八埭等地。他们用老家的村名来命聚居点的地名，如溪州、郭乾、石铄、圳古头等。而且所建的住宅，也与故乡相仿。同样的，这里也有一个与老家一样的祠堂——瞻依堂。

类此情况，在其它聚居点也有。如：台湾的安溪寮、同安寮、诏安厝、东石寮、郭岑寮、粘厝庄、麦园等等地名；漳化粘厝庄所建的与老家晋江衙口粘厝埔一样的“桓忠堂。

海峡两岸宗亲共修族谱，这是同族聚居所出现的沿继几百年的传统。移殖于台湾的闽籍人，向来重视寻根怀祖，他们的世世代代，都以修谱、续谱为怀，有的省吃俭用，日积月轻，为的就是要做这件有益于两岸宗族的事。每隔相当年月，他们很自然地想到与大陆同宗协力续修宗谱。为此，他们共推族人来到老家，与诸耆老、乡老协商有关事宜。因此，在一般正常年景和两岸相通的情况下，两地的族谱总是续修不辍，从没断线。福建老家的族谱，从未漏载过移台同宗一子一孙的名字，虽是远隔两岸，也一视为同一血脉，同族了耿，从不见外。

闽台骨肉情，亲似一家人。这句话，确是半点也不夸张。

令人遗憾的是，骨肉深情，却常被隔断。荷兰、西班牙殖民者的入侵，日本的占据，先后隔断 58 年。尤为令人痛心的是，我们自己也有人做了阻拦往来的蠢事：清政府实行海禁、强制内迁，把海峡两岸的沟通，间间断断中止了二百余年；再加上 1950 年以来的三十多年时间。掐指一算，自 1662 年郑成功收复台湾以来，海峡两岸真正可称为自由往返、正常沟通的时间，前后加在一起，也只不过二十多年光景。

原是同一血脉、同宗、同族、同姓、同村，却难谋一面，难叙亲情；直到如今，也还没有完全结束这一不正常的局

面。但是我们相信,经过海峡两岸骨肉弟兄们的努力,通航、通商、通邮的时日终将会很快到来。

泉台民间的“王爷”崇拜

林 胜 利

我国民间信仰的瘟神崇拜由来已久,古有迎傩逐疫的仪式,许多古籍有方相氏驱疔逐疫之说。我国江南水乡、滨海及南方地区,过去时有水患和瘴疔瘟疫的发生,广大老百姓深受其害,因而瘟神崇拜很是普遍,水旱必祈,灾疾有祷。新中国成立以后,人民文化、生活水平提高,基本上消灭的疫病的流行。

福建曾为闽越之地,自古巫风甚盛,俗淫祀。在过去,泉州地区的封建迷信活动十分活跃。遭受灾疾痛苦、人际困扰的人们争相求神祈鬼,各种神庙鬼祠林立,名目繁多。一年到头,几乎都有迎神赛会,割香乞火、设醮、神诞、普渡等陋习。那种有病不求医,大搞铺张浪费,装神弄鬼的愚昧状况,引起一些有识之士的不满和指斥。

台湾的宗教信仰大部分从大陆传入。清《台湾府志》云:“民非土著,皆漳、泉、潮、惠之人,故习尚与内地无甚异,俗尚巫,病辄禳祷。”台湾民间信仰中盛行的王爷崇拜则与福建闽南地区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特别是泉州。所谓的“王爷”,那是台湾、福建闽南地区民间对瘟神的俗

移。

—

相传泉台民间信仰中的王爷有三百六十位，其典故多有所本。或云为澎湖将军澳之神；或说是郑成功入台后继承明朝正朔，开拓台岛，大兴教育、抵抗清军。台湾归清后，人们缅怀郑成功的忠义，对台的贡献。民间建庙以祀，但在清政府的统治之下，语多避忌，故闪烁其辞，而以王爷称之；或传王爷为唐时遭害的三百六十位进士，众说纷纭。

实际上，除传统中的瘟神之外，这些民间信仰中的众多王爷多为我国历史上或地方上曾为国家、民族、人民作过重大贡献而深受人们所敬仰的忠臣、英雄、节义之士，以及神话传说中的人物。春秋战国时伍员、田单、白起、扁鹊，汉代的纪信、萧望之；三国时的赵云；唐代的魏征、李大亮、李泌、薛仁贵、郭子仪、张巡、许远、雷万春；宋代的包拯、范仲淹、岳飞、叶适；明代的徐达、沐英、郑成功；还有神话人物赵光明、温元帅、康元帅、殷郊、哪吒等，无不纳入王爷系统之中。因为对于王爷的畏惧，民间有时避讳而不直称其名，或是时间一长，许多王爷的名字已经失传；也有送王船时在扶鸾中由战童随意划出的所谓某某王爷的，所以现在泉台奉祀的王爷，有的就只知其姓氏而不知其名讳与来历了。

闽台民间供奉的王爷有百余姓，常见的有朱、邢、李、池、吴、范、萧、温、康、金、姚、吉、白、纪、雷、伍、包、万、侯、